

泥淖

下册

彭成刚◎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

彭成刚 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四川省散文学会会员。出版散文集《太阳居住的村落》，诗集《月亮，用伤口唱歌》《此夕何夕》，中篇小说《手表》《昼雨》《泥淖（全2册）》等多部。现居绵阳。曾在《诗刊》等刊物发表作品，偶尔有诗歌评论。

博客地址：<http://pengchg888.blog.163.com/blog>



ISBN 978-7-227-06392-6



9 787227 063926 >

定价：68.00元（全2册）

泥 淖

下 册

彭成刚◎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泥淖:全2册/彭成刚著. —银川:宁夏人民出版社,2016.7

ISBN 978-7-227-06392-6

I. ①泥… II. ①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65860 号

泥淖(上下册)

彭成刚 著

责任编辑 陈 晶

封面设计 王 稳

责任印制 肖 艳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出版发行

出 版 人 王杨宝

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(750001)

网 址 <http://www.nxpph.com> <http://www.yrpubm.com>

网上书店 <http://shop126547358.taobao.com>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
电子信箱 nxrmcbs@126.com renminshe@yrpubm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52104 5019391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四川金邦印务有限公司
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0001832

开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张 19 字数 500 千字

版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227-06392-6/I · 1649

定价 68.00 元(全 2 册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雍仁喜

雍仁喜，有喜啊，最近，又打通了两口横井。篦子场煤矿的产煤量大增，一下子跃升到中型煤矿了。市里、县上、区上，来了长长的车队参观，祝贺的鞭炮从南辕镇开始燃放，延续到孤山，热热闹闹，胜过春节的除夕。大家都知道，雍仁喜发了。篦子场煤矿要扩大产能，纷纷吸收股份，凡是想发财的脑袋都蠢蠢欲动，暗自托关系勾兑雍仁喜。而与篦子场仅五公里之隔的孤山联办煤矿深感虎狼当头，黄山昼夜寝食难安。要是照这个速度，要不了两年，雍仁喜的横井就会把血盆巨口延伸到孤山煤矿的厂门口来，孤山煤矿恐怕只有喝西北风了。

雍仁喜的好事不止于此。不足一个月预产期的窝窝竟然主动跑到篦子场煤矿，陪雍仁喜睡觉，生下的儿子当然跟着姓雍。窝窝把二两带过去，雍仁喜马上在城里为二两买了老街的一套旧房子，外面是门市，里面是居室，钱也是花了将近两万。这可把二三子气坏了。本来，窝窝可以为他正名，生一个名副其实的儿子，哪知道这小娼妇心眼多，早已私下和雍仁喜勾搭上了。窝窝生下的儿子取了个名字：雍二。这是雍仁喜的杰作，把两个男人的姓合在一起，很有些幽默感。二三子狼狈不堪地跑到煤矿，原以为雍仁喜会羞辱报复，没想到雍仁喜慷慨大度，热情地端茶送水，给了一包红塔山。窝窝抱着雍二在洗澡，小家伙哇哇哭着，光光地张开腿。二三子情不自禁，高兴地说，窝窝，你的肚子没撒谎啊，果然和我一样。窝窝没好声气地说，可能跟你不一样哟，雍二是衔着金钥匙生的，你那么穷。二三子笑道，这样也好，反正有一半是我的，不是吗？窝窝冷笑道，雍仁喜就是个大男人，不像有些人鸡肠狗肚，给好端端的一个儿子取个名字叫二两，太不要脸了，你现在看看，起码一百个二两也不止。二三子

笑不出来了，雍仁喜抱着二两，乐呵呵地招呼他。雍仁喜要和二三子友好地商量一件事，妥善地处理与窝窝的关系，尽量不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。原来，雍仁喜还有更高的目标，更大的想法，要争取省政协委员。为一个女人把名声搞臭，一点儿不值得。雍仁喜把一瓶52度的木鱼大曲分别倒在两只大碗里，满满的，让二三子挑选。二三子望着雍仁喜，脸上全是疑问：鸿门宴吗？又想算计老子？老子穷光蛋一枚，搞砸了无所谓。雍仁喜看出了二三子的心思，二话没说，先端起碗，把一碗白酒灌进了肚子。二三子犹豫了一下，也照着把酒喝下。酒一下肚子，雍仁喜的嘴巴便滔滔不绝地讲话了。二三子骨子里的反感情绪随酒精蒸发一空，剩下一个空洞的脑袋。“喝酒好，喝了就是兄弟！”雍仁喜伸过来一双麻木不仁的手，松松垮垮地抓着二三子，不断地叹息，“窝窝的事，兄弟也费了不少心，当大哥的不会亏待你的。”二三子不知道雍仁喜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便假意敷衍，看他耍什么花样。昏昏沉沉，在篦子场煤矿睡了一晚，一觉醒来，井口早已热闹非凡，大群下井的工人在机器和缆车的响声中有条不紊地行动着。雍仁喜请二三子到办公室坐一坐，漆黑的井口让煤矿产生了极大的神秘感，二三子好奇地望着，雍仁喜笑道，同女人身体差不多，见多了，就那么回事儿。

雍仁喜所有的决定都让二三子灵魂震颤。他做出的让步太大，给予二三子的好处太多，二三子以为雍仁喜在忽悠人。雍仁喜决定赠送股份给二三子，当然，股份属于二两。凡是持有股份的人，每年坐着分红，二两的股份分红属于二三子，这个毫无争议。如果二三子愿意离开红月亮歌厅，雍仁喜可以在矿上为二三子考虑一个管理岗位。自然，这个岗位也有相应的股份和分红。这么多好处，多么诱人！雍仁喜让人把窝窝请到办公室，关起门来，严肃地宣布了这个决定。窝窝听了大惑不解，她以为雍仁喜疯了。窝窝抱雍二的手在颤抖，她说话的声音变了味，“老雍，我怎么办？你送什么东西给我？”雍仁喜用手把窝窝站立的身子按回座位，“窝窝，我送你的东西可值钱了！”窝窝张大了嘴巴，

仰起的脖子上闪烁着一根粗大的黄金项链，雍仁喜刚刚送给她的特别礼物，雍仁喜送她的礼物是，“一个丈夫——价值千金——二三子——要不要？”窝窝一阵狂笑，“老雍啊，老娘一个处女身子都给了你，这么羞辱我，你不怕上天报应？”雍仁喜噤里啪啦把说给二三子的话又重复了一遍，然后伸手抱着二三子，让窝窝欣赏，“怎么样，这个丈夫值不值钱？要是你不满意，我还可以让他增值！”窝窝伸手道，不行，另外，还得给老娘单独的股份，二三子这样的男人迟早是靠不住的！雍仁喜哈哈大笑道，有我老雍在，窝窝你怕什么！二三子立即奉承道，好大哥！窝窝也跟屁虫似的说，好大哥呀，全靠你了！

泥 潭

时至九月初，雨水迟迟不来，夏天无限。二丫丫到学校读书去了，鱼幼租住的房子空荡荡的。白昼只有阳光肆无忌惮地光顾，太灼热，受不了，浑身流汗，但驱赶不走。她没有力气用手挥走窗前一摊雪亮的光明，它们是从墙上和树上渗透下来的，屋外几棵树缠满油绿的藤萝，现在，又在向墙上和屋顶蔓延。春天的时候，柔弱的藤萝在泥土上蔓延，遇到一棵树就缠着不放，然后拼命地向上爬。大概天空中有阳光和雨水，地上没有或很少，被高处的植物拦截了。整个夏天，藤萝都在焦躁不安地攀爬，枝枝叶叶，剪不断，理不清，直至乱成一团，自我纠缠。不过，秋天一到，再茂盛的藤萝也会在风中枯萎、凋敝。

人生一世，草生一秋。鱼幼躺在一张旧木床上，感觉自己像一株提前枯死的草在风中漂流，身体的热是假象，外面藤萝的枝繁叶茂也是假象，该来的事物一定会来，寒冷，萧瑟，破坏，毁灭……直到最近，她的伤才接近痊愈，横生枝节的祸事突然打乱了人生的计划，她不得不在这块齷齪的土地上继续煎熬。是窝窝

幕后指使人打她的，窝窝已经坦白了，并不讳言。鱼幼斜倚着拐杖，在镇上行走，遇见二三子和窝窝一人手里抱着一个小孩，有说有笑。窝窝冷笑道，姐呀，你不是说马上要离开南辕镇吗，怎么脸皮这么厚，说话不算数！鱼幼笑道，你让人限我三天离开南辕镇，本事真大呀，小媚妇，什么时候操起流氓手段来了！窝窝讽刺道，姐呀，话不要说得那么难听，你是个干净的人吗，你以为装死就可以让二三子回心转意跟你过日子？这个社会认的是钱，二三子跟着我有钱，才像个男人，要是跟着你，只能当一个缩头乌龟。二三子伸手去捂窝窝的嘴巴，责怪道，少说两句吧，外人见了不好的。窝窝立即换了笑脸道，姐呀，告诉你，二三子现在有出息了，他做了篦子场煤矿的管理，还是个大股东，一年分红就是五六万，这么有身份的人，不会同你这样的穷鬼一般见识，免得坏了运气！

从红月亮歌厅退了股份，二三子立马成了大煤矿的管理、大股东，腰间有了大哥大，人模狗样，走出来竟然有很多人喊他老板。桥头的照相馆关门时间很长，从头到脚，蒙了厚厚的灰垢。九月下旬，晴空之下，鱼幼踽踽独行，好像一片淡淡的影子。经过照相馆，鼻子里一阵酸涩。忽然，悠悠凉风，天上浮现出一些云的碎片。南辕河岸的草窸窸窣窣地响，好像成千上万只小动物在迁徙。风越吹越大，屋顶好像要被掀起来一样，镇上的尘土四处飞扬，与之伴随的还有彩色的塑料和纸屑，其中，夹杂着煤炭燃烧的粉尘味。鱼幼开始剧烈咳嗽，周围的邻居也开始咳嗽。

木鱼县开往全国各大城市的双层豪华大巴生意持续火爆，尤其从南辕镇到深圳的线路最为出色，南辕镇偏僻贫穷，出门打工的冲动比哪个地方都要强烈。刘国歌的女婿经营这条线路已经三年，赚的钱超出了想象。从南辕镇出门打工的人走了一拨又一拨，镇上赶集的人稀稀疏疏，感觉农村就像被掏空了一样。现在，南辕镇到深圳，长途大巴每周发两次车。几千里之遥，靠着几个轮子转动就可以实现，什么都变得容易了。南辕镇不再是被世界遗弃的小地方，从深圳那里随时能把全国最时髦的玩意儿带

回来。玩具、零食、服饰、水果，充斥着奇异的洋味。随时，大巴停在客来喜饭店门口，有出门欲望的人见了就觉得亲切。鱼幼几次想买票，但走到长途大巴前，心里总是惴惴不安，感觉自己丢失了什么东西。她折回租住的房屋，逐一翻检，凡是与二三子有关的东西统统扔了。看见相册里自己与二三子、二丫丫的合影，便拿起剪刀，剪掉二三子。二三子和窝窝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，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一辆破车，随时呼啸着，从公路上疾驶而过。这地方还能待下去吗？不，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。一趟车到深圳，行吗？也不行。二丫丫马上念初中了，这可是一件大事。二丫丫是万万不能和二三子在一起的，二三子胡作非为，加上没有底线的窝窝，实在是可怕。怎么办？地球只有这么大，鱼幼无路可走。她就在犹豫着，为犹豫寻找各种理由。天气也不好，胸口闷得慌，屋子里待不住了，鱼幼不想见到任何熟人，就沿着南辕河畔的小路向上游走。

河水消落，露出许多巨大的石头，上面的青苔已经干得发白，像老人的头颅。两岸的芦苇刚刚收割，残留着一两株长长的苇秆，白色的花絮，风一吹，阵阵旋转着，从河谷向天上飘去。鱼幼裹着蓝色的头巾，身着白色的风衣，领口喷火似的耸立着红色的衬衣领子，配上石磨蓝的紧身牛仔裤和棕色长筒皮靴，时髦得像个电影明星。天空依旧那么蓝，看不出一丝下雨的迹象。乡下的人赶着收割芦苇，他们撑着小船，在浅浅的河水上走走停停。走热了，鱼幼便把风衣脱下来，一身红色的衬衣更像火焰一样在河岸飘动。离镇越远，收割芦苇的人越少，岸上的芦苇就越多，小路就越不容易走。这是芦苇花开的繁盛季节，风刮着，芦苇花漫天飞扬，白茫茫落下，仿佛一场大雪。

走到泥塘边，一望无际的芦苇震荡着，风的呼啸在加剧，好像一群野兽聚集在这里怒吼。鱼幼既有一种解放的痛快，又有一种放纵的恐惧。高大的芦苇一丛丛被风压倒，很快又挺立起来。每一次起来，白色的芦苇花便像云一样轻盈地逸出，随风而散。这些群居的野物，尽管它们深陷淤泥浊水，没有头脑，但一年之

中，总有意气风发、纵身秋野的时候。它们洁白轻柔的花絮，脱离了泥土的气息，在空中弥漫，与阳光融合，在旷野中，呼吸畅快、均匀、平和。

鱼幼孤身一人，往芦苇深处走去。红色的身影淹没在白色的芦苇花中，仿佛一朵快熄灭的火苗。这里的芦苇甚多，离街较远，人们暂时收割不了。大肆收割的时候，应在十月底以后。那时，农忙基本结束，附近几个村的农民全都撑着船来了。今年夏秋连续干旱，有史以来，泥塘大部分干涸了。泥塘边缘大片的淤泥成了白的土块，坼裂的大缝隙可以放进一个婴儿。尽管少数淤泥还是湿的，但出于好奇心，一些胆量大的人已经尝试着踩出一些浅浅的脚印，通向芦苇丛中。顺着这些脚印，鱼幼小心翼翼地走。前面，几个小学生在走，胆量也就大起来。小学生们在芦苇丛中奔跑，捉迷藏，响亮的声音在这寂寞之地就像子弹一样，迅速射向天空，击碎了耳朵中几根脆弱的神经。

芦苇深处，一个模糊的人影。在起伏不定的芦苇之中，那人像个石头，被时间凝固。吉星场，蓝色的衬衣像一挂窗帘，遮护着瘦削的身体。吉星场静静地坐在一丛倒地的芦苇上，身边放着一本书。鱼幼踩倒一丛芦苇，躺在上面，听着风肆虐的声音。两人都没有说话，安静的空气里似乎埋藏着一枚定时炸弹。

一年多来，吉星场经历的事情可不少。研究生考试再次失利，考试成绩比去年还差，这是一次更为惨重的打击。他一直想不明白，这一年来的努力为何不见效果。考前，信心十足，昼夜苦读，一场考试结束，整个人完全处于虚脱状态。尽力了，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难道自己根本没有实力？要是这样，所谓的奋斗不过是虚张声势、自欺欺人。如果就此认输，老实实在农场工作，与其他人没有两样，这也没有大不了的。关键问题是前几年拿文凭考试太顺利，外界把自己宣传成了一个考试英雄，这研究生考试就是一种逼迫：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现在，白石乡和洛城乡都有人考上了研究生，他们以前的成绩和基础比吉星场差远了。白石乡的白乐已经在华阳省社科院读了一年的历史研究生，

洛城乡的顾轻狂新近也考上了华阳政法大学贾教授的研究生。这事情太让吉星场丢人了。顾轻狂拿本科文凭补考了四五次，他考华阳政法大学贾教授的专业还是吉星场引荐的。想起顾轻狂在自己面前那种毕恭毕敬的态度，吉星场就咽不下这口气。什么后来居上，顾轻狂还是那个鸟样，他吉星场完全是自甘堕落。前不久，吉星场专程到芙蓉市向贾教授请教，碰到顾轻狂在为贾教授打杂。顾轻狂首先摆出一副大城市人的面孔，肆意嘲笑吉星场说话的口音、衣着、职业和工作地点，似乎认定了吉星场这辈子就会死在南辕农场，一个扶不起的阿斗。这家伙人还没跨进大学校门，早已是一副趾高气扬、不可一世的模样了。贾教授请吉星场吃饭，顾轻狂继续冷言冷语，吉星场吃了几口饭，放下筷子，吃不下去了。贾教授察觉吉星场情绪异常，便直言说了几句，既算是批评也算是鼓励吧，“小吉，你各方面条件都不差，怎么也应当考一个理想的成绩呀，怎么连小顾都不如？”吉星场最反感的就是把他和顾轻狂放在一起比较。哪壶不开提哪壶，贾教授不是个人情练达的知识分子，他的话的确是伤害了吉星场。吉星场干脆找了个借口，中途离开了。

白乐态度要谦和得多，大概是所学的专业不一样，或者是念了一年研究生，觉得不过尔尔吧。白乐带着吉星场走访了几个在芙蓉市读研究生的老乡，还在一起吃了顿饭。在席上，酒一喝多了，都乱说话乱开玩笑。有老乡不经意问吉星场，“有没有摸女人屁股这回事？”吉星场笑道，摸啊，需不需要老子教？老子可是结了婚的，经验可丰富呢！那人刻意强调道，别的女人。吉星场冷笑道，别的女人，你是说老子要过流氓吗？那人听语气不对，便尴尬地笑道，我也是听顾轻狂讲的……吉星场笑道，龟儿子，轻狂得很呢。好在这些人与吉星场并无别的交往，说的话就当风吹过算了。吉星场唯独不能原谅的就是顾轻狂这样的人：得志便猖狂，稍微得势，马上背叛过去。当然，顾轻狂这样做，他的心情似乎可以理解：要显示考试成功者与失败者之间命运的巨大差异，自考本科那时候，得意者可是吉星场啊。顾轻狂，这家

伙见识短浅，能成得了什么大事？小农意识，小富即安，小人得志，他妈的，见鬼去吧。结交了这么一个肤浅庸俗之辈，吉星场无比懊恼。考研失利，满脸晦气，绝对不能让周围的人发现。一旦被发现，只能增加别人的快乐和幸福。诅咒发誓，老子要报仇，一定要考上华阳政法大学的研究生，看你轻狂得了几时！可是，一提到行动，又那么软弱无力。失败的伤痛需要时间来治疗，他暂时把自己同现实隔离起来，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。这段日子，他心乱如麻，加上天气干燥，风大，脑子痛得厉害，四合院就像一座监狱，待不住了，就出门来。

河谷的风，昼夜相续，听着像在旷野呜咽。吉星场也是沿着河岸上行，渐渐发现是风吹芦苇。这个泥塘曾经有吉星场的梦，故地重游，难免浮想联翩。河水充盈之时，泥塘水满物丰，种种神秘令人神往。如今，河水消落，泥塘几乎干涸见底，除了芦苇一如既往构成地主，别的水草竟然枯死殆尽。而褐色斑斑的泥塘中央，永远是谜一般的雾霭，阳光下如鼎沸蒸发的水蒸气，阴雨天如野村黄昏飘逸的炊烟。一想到细君，想到放屁的癞蛤蟆，想到如梦的幽兰，吉星场的脑袋就像获得了新鲜的呼吸，神圣而清冽的空气弥漫着，渗透进他混乱黑暗的肉身，荡涤污浊尘垢。

心 声

是啊，像不像只鸟，如今，都已经借着几片羽毛，变了凤凰，在天上飞来飞去。而吉星场，仍然像一只土鳖，身处困厄，难以自拔。研究生考试连续两年失利，且越考越差，以前应对考试的自信早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丢失得一干二净。今年的研究生考试定在一月六号，听说准备报考华阳政法大学的人比去年又增长了百分之二十，法学专业报考录取比例预计将超过以往的任何一年。导师给他的信件通知了这个残酷的消息，虽然客气地鼓励他

继续努力，但对他明显缺乏信心。心急火燎，寝食难安，季节性的头痛一来，没完没了地纠缠，简直没法看书了。

太阳西下，泥塘里，风好像受到魔鬼的蛊惑，一阵比一阵来得凶猛。芦苇齐刷刷地附身，暴露出泥塘中央那些茂盛生长的水草，深青色的斑块漂浮在腐臭的死水上。植物腐烂的气息伴随着一缕缕白烟，缓缓地向四周移动。从云层的罅隙直射下来的阳光染着殷红的晚霞，鲜血一般，一束一束地投掷在泥塘，那死水仿佛凝固的血块，正在向淤泥深处陷落。

自从上次鱼幼在区公所出场为吉星场作证之后，吉星场遭遇的一些事，鱼幼还是第一次听说。吉星场断断续续讲完自己的遭遇，嘴巴和舌头变得麻木笨拙。话憋在心里，像块巨石，说出后，像气球被扎了个口子，一下子什么也没有了，又空虚得害怕。话传到鱼幼的耳朵里，好像在她身体里塞了一块大石头，压得她沉重地叹息。吉星场从倒地的芦苇上爬起来，摇摇晃晃，好不容易才站稳脚跟，他问，叹息什么呢？鱼幼仰头望着吉星场，笑道，你恨她吗？鱼幼说的她是红尘，提到红尘这个名字，吉星场脑袋马上作痛，晕晕乎乎转了两个圈，轰然一声，又倒在原地。他说，早就没有恨了，太累了，需要时间，需要休息。鱼幼发出沉重的叹息，她说，还是男人通达，什么事都放得开，不像我。说这话时，鱼幼的声音颤抖起来，眼里闪着泪花。吉星场柔声道，姐呀，你是怎么啦？鱼幼嘴唇翕动，眼泪汪汪地望着吉星场，“我的事，你有所不知。”鱼幼把将近两年来的事述说了一遍：返回老家，二三子和窝窝的胡作非为，她现实的尴尬处境，二丫丫怎么办，马上念初中了？

吉星场不敢面对鱼幼的泪眼，鱼幼的内心被仇恨和冤屈吞噬，这个世界的所有事物在她眼里都是残缺不齐的。此时此刻，二丫丫读书的事情把她推到悬崖下了，怎么办？一脚踩空，她在令人绝望的坠落中拼命挣扎。吉星场的安慰有些慌张：不要这样，姐呀，你还有好日子在前面等着。鱼幼一下子从地上爬了起来，双手紧紧抓住吉星场，拼命摇撼，好像捞住了一根救命的稻

草：小吉啊，告诉姐，我的好日子在哪里？吉星场哑口了，他只是随口诌的，无法给予鱼幼确切的答案，只能表达美好的期待，崇高的情怀，虚幻又虚幻。鱼幼没有继续追问，她轻微地叹息，随后又笑了。吉星场就是这样不靠谱，随心所欲，哪个女人会有安全感呢？吉星场的个性太黏，像劣质胶水，什么东西都粘不住，偏要粘，思维和行为都没有分明、简单和直接的线条，而是乱作一团，越搅越乱，迷失其中。鱼幼这性格好得多，像个男人，说话就像泼脏水，哗啦一声，倒出去，不出两秒钟，烟消云散，万事大吉。当然，鱼幼也有柔性，吉星场一直在浪费鱼幼这种性格上的优点，给他的拖沓和愚蠢提供了足够的享受。有时候，他和鱼幼说话的那种腔调，软绵绵的，黏乎乎的，在事实与想象之间，保持着一片不可理解的混沌。与鱼幼在一起，他是希望自己变得纯净，透明，一目了然。欠了鱼幼数不清的钱，债上加债，从没有明确过归还的具体日期。鱼幼是个女人，当然把钱看得重，却从没有公开表达，“哎呀，又过了一年，二丫丫上大学的日子近了，得储蓄点儿钱哪，不然，二三子吃喝嫖赌，搞光了，到时候咋办？”吉星场穷光蛋一枚，干脆装聋作哑，不予答复。二三子在区公所把吉星场欠鱼幼的钱统计出来，着实把鱼幼也吓了一跳：噢，这么多钱？小吉也是无赖，何年何月能够还账呢？研究生考试一再挫败，吉星场更没有底气说话了，面对鱼幼，他只有尴尬和愧疚，“姐呀，我太没出息，借了你的钱，怕这辈子还不上……”鱼幼脸上笑道，二丫丫读大学还早呢，至少六年时间，担心什么！

如今重逢，吉星场也没想什么，心里突然发出声音，“姐，我想……”鱼幼充满好奇心地望着他，等待下文。他说不出来，只好背对着鱼幼，胡思乱想。鱼幼的话像一股泉水，漫过青青的芦苇，声音细到听不见，“小吉……”吉星场心里袭过一丝凉意，全身战栗，却故作镇静，“姐呀，什么事？”鱼幼苦笑道，小吉，每一句话里，你都在喊姐，其实，我不喜欢……吉星场紧张地望着鱼幼，鱼幼却背过身，望着西天，漫无目的地说，小吉，你一

点儿也不了解女人。吉星场眼里闪过一片亮光，鱼幼的眼睛飘移而过，仅仅留下一些声音，“我好想嫁人……”话未说完，鱼幼便垂头呜呜地哭了起来。鱼幼突然失态，竟让吉星场不知所措，他搓着手，跺着脚，哀怨叹息，像个抒情诗人，“哎哎，哎哎，不能哭。”鱼幼突然扑在吉星场身上，更加放肆地哭了起来。哭累了，鱼幼哽咽着说，小吉，我想靠在你的肩膀上休息一会儿。吉星场僵硬着身体，昏昏沉沉坐在芦苇上，让鱼幼靠着他肩膀。鱼幼像是一条藤萝，软绵绵地下垂着，被风摇来摇去。她的哭泣又开始了，嚤嚤的哭声，微弱、断续，好像哀怨的游魂。哭够了，抹掉眼泪，鱼幼整理好衬衣和头发，轻柔地站了起来，背向吉星场站着。太阳已经沉落西山，南辕河两岸的山像潜伏着的铁牛，窄长的河面映射着天光，像一条银色丝带，萦绕在雾气中。鱼幼的肩和背像染了血似的，大片的红色向腰肢收缩，汇聚着，流淌着，拥挤着，喧嚣着，又像一束火焰，把存储起来的热燃烧干净。她所有迷人的线条聚集在丰满的臀部，像一只盛满美酒的高脚玻璃杯，容纳下一切宁静最后产生的善意和美。她整个上半身便像一个影子，倒影在杯中，随美酒荡漾。石磨蓝紧身牛仔裤则像一个精心拉长的漏斗，让上半身剩余的想象力倾泻下来，构成一条落差极大的飞瀑。太美了，虽然是肉身，却超出了欲望，诞生一种纯粹的精神——母亲——姐姐——或者一切不受世俗玷污的观念。很长时间以来，鱼幼对吉星场来说，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名字。他不喊她的名字，连姓也不喊，就喊姐吧，姐呀，比啥都亲热。

月亮从孤山升起，天明地亮，世界澄澈。鱼幼知道吉星场在欣赏她。她索性把头发解开，用头巾拂去松软的芦花。长发如墨云垂空，映衬得她的五官美玉般玲珑。然后，解开红色衬衣，照样拂去上面的花絮，直接露出雪白的后背，黑色的胸衣背带勒着肌肤，像飞过一道鞭影。月光倾泻而下，她像一条在冰雪中游动的鱼，全身闪动着银色的光芒，很冷，很通泰。转过身来，她又像一面灿烂的镜子，对着吉星场，吉星场不敢正眼相看。风静了

下来，芦苇们在月色中肃穆地立着，它们的影子像箭镞一般，借助月亮巨大的膂力，嗖嗖地射入地下。鱼幼爽朗地笑着，声音像银币撒在铜盘，总有一种伸手触摸的念头。鱼幼挥舞着红衬衣，上身仅有一件膨胀到极点的胸衣。吉星场闭上眼睛，他再也没有勇气看下去了。鱼幼走近吉星场，肌肤无意间与吉星场接触，吉星场便像被油炸焦了的虾米。鱼幼笑着说，小吉，说实话，你喜欢过我吗？吉星场羞怯地侧着身子，用双手捂住了脸，鱼幼扶着吉星场的额头说，小吉，看着我的眼睛，不要撒谎啊。吉星场哪敢正视，他垂下头，转过脸去，小声地说，我……害怕……鱼幼笑道，你这个男人中看不中用，既不敢爱又不敢恨，怪不得女人都会离开。吉星场分明感受到这个女人浑身正在燃烧一团火焰，这火焰行将引燃世界，把所有的存在化为灰烬，便摇摇头说，不，不，我……心里很乱。鱼幼笑道，别担心，姐这副模样，现在还有男人要，嫁得出去的。

月亮穿过乌云，贼一般狡猾。不一阵，风又大起来。芦苇们对着月亮，怒吼着，纤细的身体像蜘蛛，在干坼的淤泥上挣扎、爬行，竭力要摆脱命运的控制。没想到几个小学生还没走，他们恶作剧地引燃了芦苇，芦苇丛噼噼啪啪飘起了火苗，就着风势，四处蔓延。大火惊动了鱼幼，她恍恍惚惚，拔腿就跑，一边高呼，一不小心，一个趔趄，一只脚陷进淤泥，竟然扭伤了脚踝。她有气无力呼喊吉星场，火势越来越猛，芦苇燃烧散发出浓烈的潮湿味，一缕缕青烟肆虐着，随风飘荡。吉星场受到刺激，猛然从冥想状态苏醒，四处寻找鱼幼。鱼幼瘫坐在潮湿的泥地，凄然地望着吉星场说，哎，我没法站起来了。

竞 争

红尘找到一棵摇钱树。噢。凭什么这样说呢？